

GEORGE

乔治·桑情爱小说

梁守锵 黄亚治 梁晨译

威尼斯女歌手

(康素爱萝)

上册

SAND

花城出版社

罗国林 主编

乔治·桑情爱小说

梁守锵 黄亚治 梁晨译

威尼斯女歌手

(康素爱萝)

上册

威尼斯女歌手

(康素爱萝)

(上、下)

[法]乔治·桑 著

梁守锵 黄亚治 梁晨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875印张 2插页 770,000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套

ISBN 7-5360-2819-9

I·2408 上下册定价:4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出身贫贱的西班牙姑娘康素爱萝从小就师从于著名的声乐教师波尔波拉，表现出超群的音乐天赋。然而等待着她的并不是辉煌耀眼的音乐生涯：她的初恋情人安佐莱托无耻地背叛了她，投入了她的竞争对手科里拉的怀抱。善良而坚强的康素爱萝悲痛欲绝地离开了曾经养育她的艺术摇篮——威尼斯，经波尔波拉老师的推荐，暂时寄居于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伯爵家做音乐教师。可是，克里斯蒂安伯爵的独子、正直而高贵的阿尔伯特伯爵却疯狂地爱上了康素爱萝，并不顾家族的反反对，强烈地希望娶她为妻。面对世俗的偏见和内心深处无法忘怀初恋的矛盾与痛苦，康素爱萝再次出走，决心去维也纳征求恩师波尔波拉的同意。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之后，她终于与波尔波拉团聚。但是波尔波拉却希望她放弃爱情而忠实于神圣的艺术，并偷偷写信给克里斯蒂安伯爵，回绝了这门亲事。康素爱萝因为阿尔伯特迟迟没有消息而误以为他放弃了婚事，只好决定与波尔波拉一起赴柏林继续她的艺术事业。就在这时，重病中的阿尔伯特以神奇的预示能力把康素爱萝召唤回他身边。于是，在阿尔伯特临终之前，这对历经苦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超越死亡而在永生中重聚。

乔治·桑的 情爱生活和情爱小说（代总序）

罗国林

乔治·桑，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名字，也是一个遭到非议的名字。乔治·桑遭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她的情爱生活和她的情爱小说；当然，确切地讲是遭到某些非议，而且这些非议，无损于她作为世界著名女作家的光辉形象。

她1804年7月1日出生的时候，名叫奥洛尔·杜班。杜班这个家族，在18世纪的法国还有点名气。奥洛尔的曾祖父谢龙索·德·杜班，是颇有势力的金融家、包税人，拥有贵族称号，并且有两本经济和政法专著留传后世。她的祖父福格业·德·杜班承袭其父亲的门风，担任过梅茨和阿尔萨斯省的收税官，业余爱好写诗作曲。他娶了一位元帅的私生女为妻，这就是后来对奥洛尔影响颇深的祖母弗朗科依·德·杜班夫人。奥洛尔的父亲身为高级军官，娶的却是一个捕鸟人的女儿，名叫索菲·维克托娃·德拉波尔德，本来是他的上司的情妇。从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奥洛尔的血管里，同时注入了贵族的血统和平民的血液；也可以说，她是高贵与卑贱融合的产物。她四岁时，父亲堕马身亡。从此，自认为高贵的祖母和被认为卑贱的母亲

之间，围绕着小奥洛尔的监管和教育问题，产生了水火不相容的斗争。在尖锐的家庭矛盾中度过的童年很不愉快。小奥洛尔从母亲受排斥和歧视的事实中，深深感受到高贵者对卑贱者的偏见，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反抗的意识。她十分孤独，而这种孤独使她养成了爱幻想的习惯，经常独自编一些五光十色的不平凡的故事，这说明她稚嫩的头脑里，已经播下了浪漫幻想的种子。这些特质，影响了后来成为女作家的乔治·桑一生的创作活动。奥洛尔十三岁时被送进修道院里当寄宿生。这正是她所盼望的，因为祖母和母亲之间的争执使她烦透了。修道院里空气沉闷，但小伙伴们之间关系密切。奥洛尔在修女们面前文静如水，私下里却像个男孩子，会用拳头教训敢于欺侮她的同伴，被伙伴们叫作“淘气鬼”、“冒失鬼”。她喜欢充当其他同学的保护人，但耽于幻想，爱写写画画，在寝室里黄色的墙纸上留下了不少诗句和“小说”，同时她思想上对宗教产生了狂热的虔诚。

年迈生病的祖母担心在她死后孙女无人引导，被这种狂热引入歧途，便把奥洛尔从修道院接回她的庄园诺昂，希望她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奥洛尔在管家戴夏特尔的鼓励下，经常一副男人打扮，戴鸭舌帽，穿蓝色工作服，但她的生活内容十分丰富：骑马，读书，听音乐，照料祖母，交男朋友，帮助戴夏特尔为农民看病，还与斯特凡谈恋爱。斯特凡是她看中的第一个小伙子，英俊潇洒，出身贵族，但很穷，是个医科学生。奥洛尔渴望理解，更需要爱，斯特凡成了她的初恋对象。可是，不久祖母去世了。她母亲正当更年期，半疯不疯，脾气极坏，想逼迫奥洛尔结婚。奥洛尔没有听母亲的，但对结婚并不反感，因为她希望有个幸福的家庭，觉得需要找一个保护者，没有任何男人保护的女人，在世上很难生活。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卡西

米尔·杜德旺男爵，不久跟他结了婚。其时她十八岁，卡西米尔二十七岁。奥洛尔还充满修道院灌输给她的道德思想，希望从婚姻里找到幸福，甚至准备完全忘记自己，一切服从丈夫，爱其所爱，好其所好，让生活充满欢乐，让蜜月永远不要消失。但是她对卡西米尔并不真正了解，与他结合也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卡西米尔是个思想平庸，性格粗鲁的男人，不懂得温存地体贴妻子，不懂得神秘的爱情，没有充满诗意的想象，只一味要求妻子炽烈如火，满足他的肉欲。这样的男人充其量只能取悦一个厨娘，与才华横溢的未来女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奥洛尔很快就发觉，她与丈夫之间存在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因为彼此的志趣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奥洛尔还是做了种种努力，希望维持既成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希望卡西米尔能向她靠拢。可是，卡西米尔除了管理庄园，就是白天打猎，晚上睡大觉，甚至与女仆鬼混。奥洛尔的一切努力都毫无作用。1830年，她毅然带孩子去巴黎，向丈夫提出以后她半年住在巴黎，半年回诺昂，要求丈夫每年给她三千法郎生活费。卡西米尔同意了，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才得以继续维持。奥洛尔宁愿到外面去，过朝不保夕的流浪汉式的艺术家生活，也不愿再呆在丈夫身边，无聊地打发时光。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但她还没有彻底挣脱业已死亡的婚姻的枷锁，争吵和痛苦继续伴随着她。直到1836年5月，法院才宣判她与卡西米尔解除婚约。这桩不幸的婚姻，深深地影响了奥洛尔对待婚姻、爱情和人生的态度，给后来的女作家乔治·桑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奥洛尔抱着寻求幸福的目的结了婚，但婚姻给她带来的却是极大的不幸。她的丈夫只顾自寻快乐，完全不理睬也不懂得她感情方面的需要和要求。法国有句谚语：“热衷于打猎的人往

往会失去自己的位置。”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来填补他的空白。最先闯入奥洛尔的生活圈子的男人，是波兰多人勒鲁瓦和英俊高贵、风度翩翩的检察官奥雷利安。他们都与奥洛尔谈得十分投机，都热烈地爱上了她，相继成了她的知心朋友。不过，他们都是正派人，不想夺人之妻，他们对奥洛尔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奥洛尔虽然纯朴，但天生是个风流女人，对男人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斯特凡又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唤醒了少女时代的许多甜蜜回忆。他们热烈相爱，奥洛尔的第二个孩子即女儿索朗兹，极可能是他们的爱情的结晶。索朗兹的来历，卡西米尔不可能不心知肚明，但他依旧白天打猎，晚上酣睡。奥洛尔为寻求自我安慰，开始写小说。她写了小说《教母》，在书中大胆地提出：“一个敢于爱的女人，是所有人之中最勇敢的。”这时她写小说，不是为了出版，纯粹是为了自我排遣。

1830年到巴黎后，奥洛尔认识了于勒·桑多。此人在后来的女作家乔治·桑的罗曼史和创作生涯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身体单薄，但人聪明，有才气，又多情，希望找一个母亲似的情妇。而庇护弱小者一直是奥洛尔精神上的一种需要，加之小伙子爱好文学，写小说，可以帮助她接近巴黎的文坛，奥洛尔钟情于他，很快与他同居了。当时的巴黎，浪漫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现实主义思潮也初露端倪。奥洛尔受到大时代的感染和熏陶，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结识了巴尔扎克，又在德·拉杜什领导的《费加罗报》找到一份工作。她经常与她的小情人一块写文章和小说。署名“于勒·桑多”在报上发表。她并不计较名誉，说：“我只有一个目的，一个任务，一个欲望，就是写作。”1831年，他们共同创作了小说《粉红与雪白》，其中最优美的部分是奥洛尔写的。她把少女时代在修道院里的生活，还有出身低微的母亲向她透露的隐私，都

生动地写进了小说里。桑多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一些粗俗放荡的语言。小说发表时署名“于勒·桑”。这是德·拉杜什为他们取的共同笔名。

1832年，奥洛尔独立创作了她的第一本有影响的小说《英迪亚娜》。出版商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要求仍然用于勒·桑这个已颇有知名度的笔名。这显然不合适，因为这部作品并不是他们合作的成果，但奥洛尔既不愿拿自己的姓氏，也不愿拿丈夫的姓氏署名。于是，德·拉杜什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保留“桑”，去掉“于勒”。奥洛尔立刻决定用“乔治·桑”这个笔名。她很中意这个署名，因为从这个名字看不出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奥洛尔本来就有男人风度，喜欢着男装，取了这个名字，她出入男人们的社交圈子，更加自由自在，经常与男朋友们一起抽雪茄，看戏坐大厅的前排座位，高声谈笑，吹口哨。《英迪亚娜》获得极大成功，引起文艺界和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女作家乔治·桑因此而崛起于法国文坛。

《英迪亚娜》的成功，使乔治·桑大受出版商们青睐，纷纷向她索要新的作品。不到三个月，乔治·桑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瓦兰蒂娜》。这部小说受到当时的著名评论家圣一勃夫的高度评价。精力和创作欲望都极旺盛的乔治·桑，辞掉了《费加罗报》的工作，专心写作，《梅泰拉》、《侯爵夫人》等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在她的笔下诞生。乔治·桑的声望日益提高。在当时和以后的创作生涯中，她与梅里美、雨果、大仲马、福楼拜、德拉克洛瓦等文学和艺术大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过，创作上的累累硕果，拉开了她与于勒·桑多之间的距离。乔治·桑感到，这个小情人既不能充分满足她肉体的欲望，又不具备足以令她仰慕的才华，于是对他产生了厌倦，在1833年初与他分了手，尽管这样做她感情上不无痛苦，而且此

后很长时间，她对桑多仍很关心。失恋的痛苦也激起了桑多的创作欲望。他把难以忘怀的情感倾注笔端，写了小说《玛丽亚娜》，描述这位曾经给过他许多欢乐和母亲般柔情的情妇。

即使在与于勒·桑多同居期间，乔治·桑身边也经常围绕着一批年轻人。他们相互嫉妒，但都同样对她怀着火热的爱情。这引起了舆论的批评，指责她同时有四个情人，即桑多、佛勒里、杜维纳和于勒·布古瓦朗。对此乔治·桑十分坦然。她认为，一个像她这样感情充沛的女人，同时有四个情人并不算多。她说：“我把自己的生活集中在我所爱的对象身上，把我所爱的人聚集在我身边，就像一支神圣的军队，叫那些阴暗而令人泄气的想法害怕……”

《两个世界》杂志的年轻批评家普朗什发表长篇文章，盛赞乔治·桑的小说《瓦兰蒂娜》，他还设法让乔治·桑与该刊签署了定期供稿合同。这不仅使乔治·桑的文章有了可靠的出路，而且使她的经济来源有了保障，消除了她潜心创作的后顾之忧。1832年，乔治·桑签订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莱丽亚》的出版合同。这部小说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创作，于1833年底出版。这是乔治·桑的情爱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杰作。它不仅得到圣一勃夫的热忱推崇，而且令天才诗人缪塞衷心钦佩。

缪塞比乔治·桑小六岁，身材瘦削，金发飘动，容貌英俊，可与阿波罗媲美。他十七岁第一次与女人睡觉，同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在诗坛崭露头角。他经常在贵族沙龙里朗诵自己的作品，搂着年轻的小姐跳舞，一边跳一边骂她们。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应尝试体验，自己是个双重的人，既是行动者，又是观察者，行动者干荒唐事，观察者从中受益。在他心目中，写诗是上天专赐的疯狂。缪塞的浪漫主义很适合法国人的胃口。他的仪表和才华令乔治·桑怦然心动，爱慕至极。两个才华超群

的异性艺术家遇到一起，自然迸发出炽热的爱情火花。当时整个巴黎都认为普朗什是乔治·桑的情人，普朗什也不赞成她与缪塞交往。乔治·桑根本不管这些，她对圣-勃夫说：“我爱上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这一回，我是非常严肃的。这不再是一时的兴趣，这是感觉得到的爱慕。”缪塞的母亲也不反对这一爱情，觉得她的儿子有乔治·桑这个母亲式的情人，比他到外面去随意追逐女孩子好得多。缪塞是个性格乖戾的诗人。他喜欢女人，但不是为了寻求开心，而是为了折磨她们。在与乔治·桑同居期间，他仍然常常到外面找女孩子鬼混，可是对乔治·桑继续与普朗什保持密切关系，他却大吃其醋，疑虑重重，经常盘问她，甚至对她以前与其他男人的交往，也酸溜溜地嫉妒。乔治·桑写了小说《亲信秘书》，直接回答了缪塞的疑问，也回答了许多人对她的非议。缪塞有着双重的性格，他“善良、温柔、亲切、才华横溢、通情达理、幼稚、和善、谦虚、敏感、易激动、爱哭泣……另一方面，他又很软弱、暴躁、骄傲自大、专横跋扈、冷酷、多疑、自私、愚顽。”由于这种性格和气质，他头脑兴奋时常常产生幻觉，和鬼魂说话。乔治·桑爱怜和呵护的，正是缪塞的软弱，可是他们双方的性格，决定了他们最终必然分手。

1833年12月，乔治·桑和缪塞赴意大利旅行。一到威尼斯，乔治·桑就病倒了。缪塞十分恼火，请了当地一个年轻医生在旅馆照料她，自己上街找姑娘去了。他早就向往意大利的女演员、舞女和街头女郎。等到乔治·桑病好了，缪塞的疯狂病却又突然发作。他看见一些鬼魂围绕在自己身边，吓得大喊大叫。乔治·桑与年轻医生一块悉心照料他。年轻医生名叫帕吉洛，仰慕乔治·桑的名声，更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他请求乔治·桑写一篇描写威尼斯美丽风光的小说，乔治·桑却给他写

了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意外的恋情就这样发生了。缪塞疑神疑鬼，尤其怀疑乔治·桑已与帕吉洛上过床，无礼地盘问、折磨她。不久，他就只身返回了巴黎。艺术家激烈奔放的热情和独立不羁的性格，使乔治·桑和缪塞这对情人在一起时互不相容。可是一旦分手，他们却又依依相恋。这种恋情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贵的激情和素材。乔治·桑在随后与帕吉洛同居的五个月期间，写了小说《雅克》，抨击从一而终的婚姻。与帕吉洛的同居太平静，太枯燥乏味，乔治·桑带他回到巴黎，他们的爱情也就结束了。她知道这是必然的。她对缪塞的情和爱还保持了很长时间。两个人后来还见过面，并且难分难舍，但最终的决裂不可避免。1836年缪塞发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书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乔治·桑。缪塞逝世之后，乔治·桑写了一部自传性作品《她和他》，记述了他们俩相恋的这段佳话，使之永恒地留在世人的记忆里。

乔治·桑与缪塞和帕吉洛分手后，本来对爱情已不再抱任何希望。然而，为了离婚诉讼案，她请了著名律师米歇尔作自己的代理人。初次见面后的第三天，她就把一枚戒指送给他作纪念，因为她发现他是她“自降生那一天起就爱慕的人。”同时，她不顾米歇尔的妒忌，去发现和寻找新朋友，经常与风流倜傥、三十一岁的瑞士籍作家夏尔·迪迪埃一起喝酒，喝得醉眼蒙眬，双双坠入爱河。乔治·桑是这样一个作家，任何繁重的负担，任何销魂的恋爱，任何磨人的烦恼，似乎都不会成为她的创作的障碍，相反会成为她的创作的动力。这期间她完成了长篇小说《莫普拉》。当时人们盛传她爱上了著名钢琴家李斯特。这一回她公开否认。不过，她的确爱慕李斯特的才华，与他交往甚深，也想要得到他。李斯特对她也很欣赏，谱了一首《幻想回旋曲》，题词“献给乔治·桑先生”。乔治·桑立即就之加以发挥，

写了一篇小说《抒情故事》。这期间，乔治·桑还与拉姆奈神甫和她儿子莫里斯的老师马勒菲依有染。而对她的感情生活和文学创作影响最深的，则是她在李斯特的情人达古尔夫人的沙龙里认识了著名钢琴家肖邦。

肖邦是一个不幸的波兰流亡者，比乔治·桑小七岁，体弱多病，焦躁不安，但有着庄严的贵族气质、非凡的音乐天赋和修养，他远离祖国，身心孤独，渴望有人爱他，保护他。他的这些特质，对于爱慕才华又喜欢充当文弱青年保护者的乔治·桑，最有吸引力。乔治·桑不是一般的水性杨花的女子，她是卢梭的信徒，推崇卢梭所宣扬的原始自由和自然本性，主张应该听凭感情自然发展，认为爱情是神圣的，爱情和艺术就是一切，是艺术家的生命。她爱上一个男人，哪怕只爱一个月，总是全身心地爱，绝对真挚地爱，绝无丝毫的不良动机和虚情假意。肖邦过于神经质，脾气变化无常，对一切非常挑剔，又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每况愈下。乔治·桑既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无微不至地照顾肖邦，亲自买菜，下厨，为他整理房间和床铺，请医生为他看病，替他买药喂药，另一方面还要拼命写作，挣稿费维持家庭和肖邦的需要。在这期间，她写了小说《斯皮里底翁》和《贺拉斯》。她还模仿歌德的《浮士德》，写了一个剧本《七根琴弦》。剧中的女主人公从至善至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七弦琴上弹奏出热情奔放的乐曲，表达出肖邦希望表达的艺术和精神境界。但是，肖邦的气质和身体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长久地与乔治·桑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朋友们都认为，肖邦是个“精神上的吸血鬼”，是乔治·桑背上的“苦难的十字架”。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肖邦对社会变革漠不关心，但革命使巴黎变得又乱又脏，他无法忍受，于是返回了波兰。1849年10月17日肖邦去世。噩耗传来，乔治·桑把他过去给

她的一小绺头发，放在一个小纸袋里，写上“可怜的肖邦”及其辞世日期，以誌哀悼和永久的怀念。

乔治·桑接近晚年时，与比她小二十岁的小仲马过往甚密。两个人都对“私生子”问题有着浓厚兴趣。乔治·桑以非门当户对的婚姻为主题写了小说《德维尔梅侯爵》，描写一个贵妇人的贴身女仆嫁给贵妇人的儿子的故事。小仲马帮助乔治·桑把小说改编成剧本，首演引起轰动，观众如涌，皇帝、皇后、亲王们都来观看演出，可见乔治·桑的声望之高。

乔治·桑应算迄今为止法国最多产的女作家。米雪尔·雷维版的《乔治·桑全集》有一〇五卷之多。她的全部作品大致可分为四部分：情爱小说、社会（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田园小说和散文（包括大量书简）。

乔治·桑的情爱小说，又分为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有人把她的早期情爱小说界定为激情小说，而把她的晚期情爱小说界定为言情小说。乔治·桑早期的爱情小说，反映了她作为一个曾在婚姻上遭受不幸的女性痛苦的倾诉，热情的呼号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而其晚期的情爱小说，则多为充满浪漫情调的传奇性爱情故事，虽然有着扣人心弦的情节，但不复有作者本人激越奔放的热情流露。这应该是年龄使然。

乔治·桑的情爱小说之中，最重要的作品是《英迪亚娜》、《瓦兰蒂娜》和《莱丽亚》。

《英迪亚娜》是乔治·桑的成名作。小说的女主人公英迪亚娜，与表哥拉尔夫自幼青梅竹马，但拉尔夫在家庭的压力下，被迫去英国成亲。年仅十九岁的英迪亚娜，嫁给了比她大三十多岁的退休上校德马尔。上校是个粗暴凶狠的男人，对妻子只有肉欲的要求，没有爱情。英迪亚娜是个纯朴的姑娘，向往纯粹

的感情，对这样一个丈夫当然也没有爱情，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的粗暴。家里来了一个贵族之弟雷蒙。他先是勾引英迪亚娜的女仆，后又勾引英迪亚娜本人，花言巧语，信誓旦旦地向她表示爱情，把柔弱的英迪亚娜骗进了他的怀抱。英迪亚娜渴望摆脱没有爱情的婚姻，要求雷蒙和她私奔，却遭到雷蒙拒绝。后来雷蒙政治上失意而身患重病，写信向她寻求安慰，她千里迢迢赶到巴黎去看他。不料他已经结了婚，而且和他刁蛮的妻子一块羞辱她。幸好表哥拉尔夫终于找到了她，把她带回童年时代的河谷……《英迪亚娜》不是一般的私情小说。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这是破天荒头一回由一位女作家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长期以来，妇女一直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是社会不平等最不幸的牺牲品。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丈夫的附属品，不管丈夫爱不爱她们，爱丈夫始终是她们的头等义务，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她们的天职。英迪亚娜的不幸，正是乔治·桑经历过的遭遇。乔治·桑觉醒了，她通过《英迪亚娜》，向不合理的婚姻和社会习俗，自觉地发动进攻，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说：“面对不公正，我绝不能若无其事，泰然处之。”这部作品的出版，在法国文坛和整个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巴尔扎克说：“这本书是真实对幻想的反抗，是现代对中世纪的反抗……总之，这本书的成功是确实的。”

《瓦兰蒂娜》是在同一年继《英迪亚娜》之后出版的一部佳作。小说的女主人公瓦兰蒂娜是一个贵族的女儿，由家庭包办，许配给朗萨克伯爵。朗萨克是个平庸的男人。瓦兰蒂娜爱上了一个佃户收养的孤儿贝纳迪克，贝纳迪克也深深地爱着她。这对恋人的爱情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悲剧。读者不难发现，小说女主人公瓦兰蒂娜的形象中也有着乔治·桑的影子，而朗萨克伯

爵则令人想起她粗俗平庸的丈夫卡西米尔·杜德望男爵。作品的主题仍然是反对包办婚姻，崇尚爱情自由。包办婚姻往往是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的根源，而在包办婚姻导致的悲剧中，受害最深、最惨重的多半是妇女。正因为这样，乔治·桑在她的作品中一再涉及这个主题，对包办婚姻进行彻底地批判。

《莱丽亚》是另一部杰作，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艺术的层面看，都比前部作品复杂得多。莱丽亚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美丽动人，但异常冷漠，像座大理石雕像。她被年轻诗人斯特尼奥热恋，她也爱斯特尼奥，而且她的爱夹杂着温厚的母性情感。但由于早年心灵的创伤，她最终没有答应斯特尼奥的求爱，犹豫很长时间之后离开了他。她的美貌和气质引起许多男人的爱慕，连神甫马纽斯也受到她的强烈吸引，心旌摇荡，神魂不安，因而把她视为诱惑人的魔鬼。莱丽亚为获得宁静，进修道院当了修女。斯特尼奥到处寻找她，终于找到并见了她一面，当他知道莱丽亚遁入空门的原因之后，便自杀了。斯特尼奥之死，使神甫马纽斯更认定莱丽亚是个魔鬼，到处煽动对她的仇恨，千方百计要掐死她。莱丽亚的故事，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心灵的痛苦历程。她以自己的美貌和魅力，使一个又一个男人爱慕和倾倒，但自己总得不到快乐。她富于幻想，对爱情期望过高，在想象中总是把她所爱的男人理想化，可是现实中的男人都是那样赤裸裸的，使她大失所望。这正是心灵与肉体的分离，是她爱情上屡遭不幸的内在原因。莱丽亚就是乔治·桑。实际上，乔治·桑是借莱丽亚之口，表达她对男人的失望和冷漠。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莱丽亚的妹妹布尔希莉，代表了乔治·桑性格的另一面。布尔希莉对姐姐的痛苦和追求不以为然，她认为爱情不应该是单一的，即使是仇恨也是爱情的另一种表现。这部作品对莱丽亚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的刻画，令评论家圣一勃夫深为

震动。他认为作品的哲理味很浓，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作家写出一部如此深刻的哲理小说，实属难能可贵。

乔治·桑是一位靠心灵创作的作家，尤其是早期，她的许多作品都不是依据对社会的系统观察、研究和调查写出来的。她早期的情爱小说，多数是她的不幸婚姻的折射和反映，是她崇尚爱情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大胆实践和心路历程的折射和反映。例如上述几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遭遇、性格各不相同，但透过她们的形象，都可以看出作者本人的原型，感受到作者本人的遭遇、经历、欲望、倾诉、呼号和憧憬。甚至一些细节描写，也可见到作者本人的影子。例如在小说《侯爵夫人》里，侯爵夫人在戏院里看戏时，常常把下巴搁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双手搁在膝头上。这正是乔治·桑的习惯姿势。乔治·桑的每次艳遇，每次恋爱，都会在她的笔端引出一部小说。她把自己爱情中的欢乐和痛苦，痴情和反抗，成功和失意，以及灵与肉的和谐和分裂等等，统统写进了小说里。然而，乔治·桑的情爱生活，她的罗曼史，从她少女时代与斯特凡初恋，到她后来与于勒·桑多、缪塞、肖邦以及其他走马灯似地进出于她的生活圈子的许多男人相恋，无不遭到传统习俗的卫道士们的侧目、非议和攻击。同样，她的小说也必然遭到种种非议和批评。但是，乔治·桑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作家，她的大多数情爱小说中绝非平庸的私情小说。雨果说过：“乔治·桑是一种思想。”乔治·桑作品中的思想，虽然不像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那样来得深刻，但她热情宣扬的妇女解放、爱情自由、个性解放，不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吗？她这些醒世的思想，加上她卓越的艺术才华，凝聚成一部部情爱小说，无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也受到文学艺术界的高度评价和推崇。福楼拜就曾谦虚地对乔治·桑说：“你的思想宽阔流畅，奔腾不息